



乡下纳凉

◎谭旭日

月光爬上山顶以后,夏夜的凉风就偷偷溜进了村子,它徐徐地吹在朴塘村的各个角落,像夜行人,迈着轻盈的步子,不知不觉地在村子里游荡起来。

我回到故乡,在久违的夏夜乘着月光纳凉。这在多年前的朴塘,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即便贫瘠,村庄还是那么热烈。而今天的村庄,纳凉显得多么奢侈。村庄里有熙熙攘攘的灯火,家家户户紧闭的门。我少年的朋友都行走他乡,老人们无须在夏夜里手持蒲扇,他们幸福地体验着后辈行走他乡创造的财富,并开始习惯于室内享受电器等现代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与清凉。

那夜,我搬了一张躺椅、几张凳子,一家人在门前的

禾坪上纳凉。朴塘的夏夜总是那么迷人,远处月光下行路人的脚步惊动了村里的狗。一只狗叫了,整个村庄的狗都附和起来。狗叫声在月光下的夏夜显得那么热切,如同一组乐章,慷慨激昂。纳凉人不需要理会狗叫,只顾夜风与月光,以及星星的伴随。当然,有月无月的夜晚,朴塘的狗都尽职尽责。月光下的夏夜,有狗叫着,纳凉人即便一个人都不会显得孤独。

村子里的月夜是宁静的,多年前淳朴,多年后照样纯正。月光下的夏夜依旧如初,夜雁北归,“嘎”的一声雁啼,村庄就更加弥漫一片。月光再好,夜雁的身影都晃如轻烟,两行模糊的影子划过天际,只听到雁声,悠远而

又深邃。当然,朴塘的夏夜不光是雁过留声,还有许多夜鸟的歌唱,宛如大地的心脏一样跳动。

我喜爱纳凉,亦是对朴塘山清水秀的灵气的一种赞叹。村庄四周有山林、鸟,鸟欢蹦乱跳于林中,林中泉水突突流窜到山涧,蜿蜒流入村子的山塘水库。有山有水的朴塘村因此人烟茂盛,生机勃勃。时至今日,月光下的朴塘村人纳凉少了。家家户户的电器也越来越多。蒲扇、手工做的蚊烟,都远离生活的记忆。这些年,种地人越来越少,更谈不上种植花生、黄豆。每当七月到来,正是收割花生豆子的季节。是夜,皓月当空,家家户户摘花生,水煮黄豆挂子,老老少少在自家的禾坪边吃边劳作。

特别是少年,欢呼雀跃。

我年少喜欢趁着月光跟着二哥到田野里捉田鸡、泥鳅。出门前,准备好一些松枝干,提一个铁笼,点上火,就到田野上寻找。月亮升了上来不久,田野四周就雾露弥漫,这时,泥鳅都会大摇大摆地游出来,自由地伸展,吸汲着甘露。只要用火照着,然后用一把铁爪一拽下去,一条肥壮的泥鳅就收入竹篓。而田鸡更容易捕获,在水塘或者天埂上,闻声即可。二哥经常带我在月光的夏夜里去抓田鸡、泥鳅,要是收工早,就会趁家人都在纳凉,赶紧弄好,用菜地里新摘的红椒一起烹炒,然后在家里掏出几碗糯米酒,悠哉乐哉地品尝着美味佳肴。

曾有人说,我少年的月光如此美妙。的确,朴塘村的月光令夜的世界变得神采奕奕,以至于我在中年后,开始不断追溯那些美好的童年生活记忆。朴塘村是古老的,月光是古老的,但月光下的事物却清晰可见,月光下的纳凉,村庄里有了生气勃勃。我热爱朴塘村,缘于这些记忆值得珍藏,就好像一个人生下来就需要照片来记载自己的生命历程。纳凉记载着过去岁月里的纯朴与感动。

这些年,很少有机会亲近故乡的月光,纳凉更是渐行渐远。当有一天,我像倦鸟一样飞回故乡,月光依旧会穿越故乡的胸膛,会感到内心在隐隐作痛。因为,游子千里,都离不开母亲纳得千层底,一针扎痛的不是母亲的手,还有游子的心。而我,更希望在故乡的月光下,执一把蒲扇,像我的祖先们,摇晃着到生命最后的一刻,与故乡融为一体。

寂寞是窗台 一抹尘埃

◎无痕

月光冰冷地洒下
几眼灰尘
在窗台,守候

生命中注定
被你找上门来
那一刻
我已经在灯下挥毫

你的造访早在意料当中
被撕裂的记忆里
有一种东西
在蔓延
与它触碰的刹那
寂寞颤抖不已

不是所有的寂寞都有灵感的
闪动
不是所有的思念都能找到归
宿

而我
幻想今夜被雨润过的窗台
明早长满青苔

站在时间的背面

◎无痕

翻过一座名叫西樵的山
即将抵达夕阳的归宿
微笑
云际荡开
温暖送至大地
宝芝林
站在时间的背面
轻纱似的恩泽万物
天空多彩的表情
窥视
夕照的黑影,高低聚散
晚霞无法穿透的遗憾
有人陶醉其中

钉子的精神

◎王艺玲

就像钉子一样,在任何岗位上都闪闪发光、永不生锈。蒋正红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钉子精神的安全专业工程师。

2016年10月,蒋正红受命去大连项目做安全指导。接到任务后,他第一时间赶到大连,这一呆就是三个月。从前期安全管理工作体系策划抓起,监督现场安全文明施工,推广安全施工经验,大大提高了项目人员的安全意识。

在大连工作期间,他发现一名架子工人在搭设脚手架时没有按要求系安全带,他立即处理并对施工人员做了安全教育。

他问该名施工人员:“为什么上架子不系安全带,难道工地没发给你们?”

施工人员一边摩挲着腰部一边诚实地回答:“那东西特别碍事,缠在腰上箍得慌。”

“你知道架子工属于特殊

工种,要办理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才能施工,必须要系安全带吗?”他问施工人员。

“当然知道,我有证书,而且也受过安全教育。”

“那你怎么还明知故犯?”他反问。

“我当架子工已经三年了,至少走过十个工地了,搭设脚手架已经很娴熟了,一直也没出过事,只要脚下注意点就行。”

蒋正红严肃地说道:“你接受过安全教育,也有上岗证,大道理你全都知道,可为什么还会明知故犯,就是因为思想大意麻痹。只有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,才不会出现悲剧发生。”

2017年5月,廊坊项目即将正式进入施工阶段,需要进行前期安全工作策划,他主动提出去项目常驻,直到两个月后工作完成他才返回技管中心。

2017年11月到2018年2月,他又在顺德项目做安全指导。

2017年底,他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因病紧急送院治疗,为了不影响他工作,家人在他母亲住院三天后才打电话给他。谈及此事,蒋正红眼里闪着丝丝泪光。

工程公司授予蒋工2017年度“安全质量奖”,是对他的钉子精神的充分肯定。